



# 说话

■王红丽

会议室里，正在召开公司的销售工作会议。上个月销售一科又没有完成销售任务，公司李总问坐在一旁的一科科长侯小惠为什么没有完成任务，侯小惠抬起头，看到对面超额完成任务的二科科长张林得意地望着她，不由得感到痛苦和屈辱。她刚要开口说话，这时，放在桌上的手机屏幕亮了，是母亲打来的电话，侯小惠觉得一阵心烦，她拒绝了通话。

散了会，侯小惠给母亲回过去电话，却一直没人接，她知道母亲一定又把手机调成静音了。侯小惠为了让母亲接触一些新事物，她给母亲买了一款智能手机，可是母亲好像玩不转智能手机，不是把网络关掉，就是捣鼓的没有铃声。

自从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。一向强势而唠叨的她，以前总是埋怨父亲挣钱不多，不会关心人，现在却总是念起父亲的好。以前开朗的她，现在也变得敏感而脆弱，动不动就伤心地抹起眼泪。两个人的生活忽然间变成了独自一人，她陷入到了无边无际的孤独和虚空中。有时她会给亲友们打电话聊天，却依然驱散不了那如影随形的空虚和寂寞。

侯小惠曾经想过让母亲跟着哥哥生活，可是母亲和嫂子总是闹矛盾，在一起也不会过得舒心。侯小惠有心想接母亲到自己家里住，可她家在五楼，没电梯，母亲上不去楼。工作和家务繁忙的侯小惠只有在中秋节和春节时回老家看看母亲。

这天，正在办公室整理材料的侯小惠接到了哥哥的电话：“小惠，咱妈不小心摔倒，脑梗塞住院了，

你有时间回来一趟吧。”她赶紧把手头的工作安排好，往老家赶去。

赶到老家时，哥哥悄悄跟她说：“医生说治愈的希望不大，让在家里好好养着。”侯小惠听了心里一沉。她走到床边问母亲说：“妈，您想吃什么？想做什么？”母亲用手指指自己，指指侯小惠，又指了指嘴巴，侯小惠拿来了吃的，母亲却不吃。这次脑梗塞影响到了语言中枢，所以母亲已经不能再说话了。侯小惠拿来纸笔，让母亲写出想要说的话，母亲拿着笔，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两个字，“说话”。侯小惠望着母亲，不由得一阵心酸和愧疚，伤心地流出了眼泪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侯小惠每天变着花样给母亲做好吃的，为母亲洗漱擦身，并且每天都要陪母亲说很多话。她向母亲讲起小时候的趣事，讲她上学时的努力，讲她工作中遇到的挫折和烦恼，讲她由于忙碌没有来看母亲的无奈和懊悔，母亲总是认真地倾听着，有时露出笑容，有时眼角又渗出眼泪来。

这一天，侯小惠仍然像往常一样，坐在母亲床边喋喋不休地诉说着，可说着说着她感到有些不对劲，她发现母亲保持微笑的表情已经很长时间了，她摸了摸母亲的脸颊，那冰凉的感觉让她颤栗……原来，母亲已经去世了，她扑在母亲的身上，放声痛哭起来。

自从母亲去世后，侯小惠感到有太多话没有来得及跟母亲说，她总是蹲在母亲的坟前窃窃私语着，而墓碑上的母亲慈爱而欣慰地看着她，仿佛听到了她说的话。

# 雪落下的声音

■曹宏安

我喜欢下雪的冬天。每当下雪时，我都会撑一把伞，漫步在飘舞的雪花之中，总爱静听雪落下的声音，似乎整个心都被洗涤净化，仿佛雪不是落在地上，而是落在了心田的梗上。

我记起小时候的雪夜，天不黑就进了被窝，窗外尽管一片通亮，母亲还是早早吹灭了煤油灯。冬夜漫长，我能清晰地听见雪落在瓦楞上的“沙沙”声，像春蚕在咀嚼着桑叶。雪落的声音是微弱的，如果你是一个足够细心的人，屏气凝神，肯定会听到它的美妙之处。于是，

我想起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夜晚；想起贾宝玉离家的那个雪天；我看到暮色昏暗中睫毛粘着雪花正黯然苦恼的姚纳……那雪落之音在他们心里是怎样的一种声音呢？是生活的艰难和不易，还是命运的坎坷与崎岖？

清晨，当你推开门，忽然发现整个世界银妆素裹，空气是那么清新，老农坐在门墩儿上开始吧嗒着旱烟，孩子们在雪地里打雪仗、滚雪球、堆雪人……

雪落下的声音，真是妙不可言！

# 红薯情

■郭艳华

我童年时代，一日三餐的主食都离不开红薯，早上蒸红薯，中午煮红薯面条，晚上吃红薯面窝窝头，可谓是“红薯汤，红薯馍，离开红薯不能活。”现在，每每想起，倍感亲切和眷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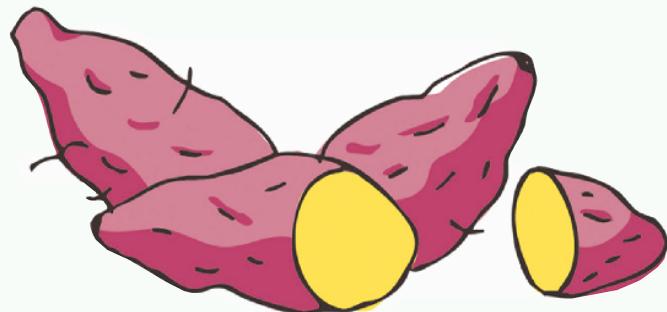
种植红薯其实是一件很麻烦也很辛苦的工作，从下种到收获有着繁多的工序。首先要挑选好的红薯在三月份埋进育苗池，等红薯发芽长出枝蔓后，把枝蔓剪下来，才可以去地里大面积栽种。种植前要扶红薯垄，生产队长派上几名技术精湛的犁手，扬鞭驱马，在平整的土地上扶红薯垄。每当母亲去栽红薯时，我总爱跟着去玩，在红薯地里捉蚂蚱或者捡一些剪掉的红薯秧回家喂猪。母亲拿着铲子，蹲下身子栽种，其余的人有的挑水，有的骑在垄上封坑……过了一段时间后，那些红薯秧就拖了满地，碧绿的叶子在风中摇曳，别有一番景致。虽然长满地的红薯秧很好看，但会消耗红薯主根上的营养，将来结出的红薯又少又小。所以，为了让红薯主根上结出又大又多的红薯，就要进行除草，翻红薯秧。而且翻一次红薯秧还不行，要隔一段时间后再翻，一般翻上三、四次即可。翻过几次红薯秧之后，红薯的主根已经

“安营扎寨”，结上了丰满的果实。红薯秧势气大减，失去了生机，这时候，村民们可以掐一些嫩叶回家蒸着吃，鲜美可口，老少皆宜。

星期天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就会找一个可避人耳目的大土沟烤红薯吃。我们用小铲挖土窑，挖好后，再把周围的土铲平，然后把红薯放到上面。大约四十分钟左右，红薯就烤熟了，一股浓浓的红薯香味扑鼻而来，大家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。

红薯不但可以作主粮，还可以碾碎，过滤出淀粉下粉条或酿粉皮。进入腊月，生产队长召集技术员在麦场里下粉条，只见技术员系上围裙，将漏瓢绑在手腕上，把事先和好的粉面放进漏瓢里，对准下面烧沸水的大锅，把漏瓢举高，另一只手开始均匀地敲打着漏瓢，粉条就会源源不断地漏进锅里。粉条出锅后用细棍串起来，搭到有阳光的地方去晾晒……那颜色，那味道，真是妙不可言。

如今，商场里卖着各种各样的红薯，白瓤的、黄瓤的、紫瓤的，琳琅满目，但是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是家乡的红薯，因为它滋养了我。



# 临江仙

■崔洪杰

淡淡清波出芙蓉  
莲花西湖飘香  
蝶飞蜂舞燕声声  
一片仙池景  
醉了晴空鹰

荷花飘香多有音  
岸边轻摇芳草  
碧波烟云水中天  
船歌飘荡处  
声笛绕青山